

情缘瑶琼

张百鼎

一个美玉般的名字,她叫陈情缘。一座有情缘的村庄,它叫瑶琼村。晋江市磁灶镇瑶琼村,西临内坑镇,北临双内路,面积2.5平方公里,总人口为4565人。瑶琼村,俗名“窑顶村”。据《晋江市地名钩沉》记载,“窑顶”闽南语音与“瑶琼”相近,“瑶琼”又是美玉的意思,象征美好永恒,“瑶琼村”从此被叫开了。

瑶琼村乘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东风,全力发展经济产业,大力改造村容村貌,优化人居环境,构建瑶琼村人的精神家园。

首先是村容村貌的整体改观。瑶琼村以党建为抓手,制定整体规划,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,树立村级文明榜样形象,带动全村群众讲文明卫生,护美好家园。该村利用闲置空地和村主次干道开展绿化活动,组织志愿者不定期进行维护,同时新建四座公厕。全民行动,让瑶琼村村容村貌显著改善,为文明城市创建提供优秀乡村范本。

再次,瑶琼村蓄力借势,以整合“党建+”邻里中心一级集合式住宅为契机进行集体规划。鼓励发展租赁、物流经济,多种形式发展集体经济,盘活各项资源,切实提升老百姓幸福指数。因地制宜扩建多处文体休闲场所,为群众提供休养生心的好去处。构建瑶琼村景观文化墙,该景观墙坐落在瑶琼村砖瓦陶瓷社旧址前,古色古香、意义非凡。

醒目的“窑顶情怀”标识着瑶琼村的来处,曾经还叫“窑顶村”的先辈们,沿着烧窑制瓷之路,传承着窑瓷文化,这是瑶琼子民对砖瓦陶瓷社烫心的家乡情怀和融入血液的文化自信。

村里还建立了乡贤议事微信群,群策群力,共商村事,目前已有100多位乡贤参与。今后,村里将继续依托微信群这个平台,有针对性地引导村民在微信群里建言献策,共同推进美丽瑶琼的建设。

如今的瑶琼村,呼应了如美玉般的名字,确实做到了村如其名、人如其名。被称为“磁灶女儿”的陈情缘从瑶琼村走来,“情缘”暗合了“美玉”的气质,这是瑶琼养育长大的孩子。

时间拨回一年前,陈情缘先后获得第19届亚运会击剑女子团体花剑金牌,代表福建省队获得2023年全国击剑锦标赛成年组女子花剑团体冠军,获得国际剑联花剑世界杯巴黎站冠军,一步一个脚印地站在世界之巅。陈情缘成了中国体坛的明星、女子花剑的旗帜。当然,也是瑶琼村一张靓丽的名片,成为家乡的骄傲。

1997年出生的陈情缘,从小生活在瑶琼村,就读本村的瑶琼小学。可能是传承了父母的基因,在读小学时,她就比其他同学高出半个头,且喜欢体育运动。2007年,晋江少体校和泉州体工队击剑队到瑶琼小学选材。陈情缘顺理成章入了教练的“法眼”,顺利进入晋江少体校读书训练。泉州体工队击剑项目训练基地设在平山小学和平山中学,小年纪的陈情缘开始了寄宿生活,也开启不平凡的成才之路。这是小情缘第一次离开父母,从此稚嫩的肩膀要独自承受外面世界的冷暖。众所周知,封闭训练,意味着没有比赛台上观众的山呼海啸,也缺少领奖台上内心的欢欣鼓舞。个中滋味,甘苦自知。

情缘妈妈有一段时期曾纠结着要不要让孩子放弃击剑。她说:“毕竟年龄小,刚开始训练吃不消,还是太辛苦、太累了。”父亲陈文启则坚信孩子会熬过这段生疏期、困难期,他知道貌似温润的女儿藏着一颗坚毅的心。就这样,陈情缘挺了过来。在启蒙教练崔艺刚的指导下,她逐渐步入正轨,从此刻苦训练、宵衣旰食,入省队,在大赛上崭露头角。

2013年8月,陈情缘获得第二届亚洲青年运动会女子花剑冠军,夺得个人生涯的第一个洲际大赛冠军;2017年8月,获得2016—2017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成年组女子花剑冠军;2019年,获得全国击剑锦标赛女子花剑个人冠军……

瑶琼村党委书记陈遵义说:“瑶琼是一个好地方,陈情缘是从这里的红砖白石走向世界的,她成了我们全村的骄傲。”很朴实的一句话。确实,陈情缘让瑶琼村民看见了世界。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,正是瑶琼村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健康奋发的乡风村风,才让这个村有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。

情缘瑶琼,这是关于这座村庄最美好的定义。

草木

苦楝记

李晋

我见过很多苦楝树,起初并不知道它的这个名字。里人惯称它为哑巴果子树,说是吃了它黄色的果子,就会成为哑巴,这应是谣传。我曾经拾起地上的楝果,撕开皮,用舌头舔了舔,未有失声现象。再说苦楝果挂满枝头的时候,鸟雀慕而争啄,要是知道吃了变为哑鸟,这些生灵怎么会光顾?

苦楝果不苦,有一点甜,气味和过期啤酒类似,不算好闻。苦楝带给我的回味亦不算苦。幼时,我和玩伴用苦楝果作为弹弓的子弹,打狗打鸡打兔子。相比自行车轴承里的钢珠,苦楝果的威力要小些,但我见过玩伴用苦楝果“子弹”打下了一只正在食苦楝果的麻雀,这只麻雀可能做梦都没想到,被“口粮”害了性命。

苦楝树的果实是“长生果”,从夏天到初冬都有一边挂着一边落着。夏天,青绿绿的苦楝果和黄澄澄的苦楝果同挂在满是绿叶的树上,如微型的灯笼,像一枚枚铃铛。细细地看,每个果子上都有一个小小细点,和初中女同学额头上的雀斑相仿。在冷肃的季节里,苦楝果全变黄了,不再热闹的枝头上,它变得显眼起来。

楝长在野外,亦长在官署。曹雪芹曾祖父曹玺在江宁织造府为官时,曾在院子里种楝树,筑楝亭。曹氏的兴衰被楝树和楝亭默默打量——眼看他起朱楼,眼看他宴宾客,眼看他楼塌了。也就六十年的光景,一树荣华,一亭富贵就随即消散了。这府中之楝是否苦楝?没有明确记载。但我坚信这是苦楝树,它让后人曹雪芹感到了痛心。在经历巨大变故后,曹雪芹创作出了伟大作品《红楼梦》。他经历了苦涩,却奉献了甘甜,如泰戈尔所言:“世间以痛吻我,我却报之以歌。”

苦楝树在端午节前后开花。苦楝花生得相当散漫,细细的花瓣,浅浅的紫色,淡淡的花香,有轻轻的脂粉气,总之是轻笔简写,因简单,而精微,而得趣。画它比牡丹复杂,涉及苦楝花题材的画家很少,或者说它淡泊得不想让画家染指。我见过一张《梅花图》,是已故女画家谈月色所绘。画面中一个枝头上冒出了两簇绿叶带刺的梅花,色泽淡雅,似有芬芳扑面而来。上有其夫君蔡哲夫题诗,诗中句“风信到梅花,依然发故枝”,我一直记得。借助笔墨,楝花成了“恋花”,艺术里常见妇唱夫随。

二十四番花信风,始梅花,终楝花。苦楝树开花之际,宣告着一个春天的斑斓彻底褪去。但一切还会重来,就像生命的河流,有潮起,有潮落,而底色,一直未曾改变。



深山溪水流(国画) 马广生



心曲

听雨

邱华

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,点滴到天明。

年少时的蒋捷,少年得志,意气风发,曾在歌楼上和家人度过美好的夜晚,尝过温暖的人间烟火。中年变故突来,国破家亡,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,于是,漂流江湖,尝遍了艰辛与孤独。如今,鬓边白发苍苍,已是人生暮年,栖息在僧庐之下。而雨,又一次不期而至。蒋捷这阙词,穿过了700多年时间的风尘,依然打动着新一代又一代的人。

每每读到此词,我都会无比地感慨,那是对于时间的无奈。诗人海子曾写道:“我年华虚度,空有一身疲倦。”应正合蒋捷此时心境。

宋代大文豪苏轼的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,则以风趣幽默的笔调写出途中遇雨所感所思,表达了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。词曰: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词人苏东坡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,表现了其虽处逆境、屡遭挫折仍不畏惧、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。这阙词于简朴中见深意,依然在有趣灵魂的保留下来。泉州籍诗人余光中在《听听那冷雨》里写道:“雨不但可听,可亲,更可以听。”岁月里若有千万次的雨声,生命中就有千万种的心绪。没有缘由,不问西东。

听雨,终究是一种情怀,也是一种自在。但我希望我们听到的永远是喜雨,还有那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。



抒怀

家与城

翁郑榕

人们在常说:“生娘不及养娘大。”于我而言,晋江就是我的“养娘”,是我长大的地方。从1998年伊始,我们一家从外地落户到晋江,不断地搬迁,也算是见证了这座城市脱胎换骨般的变化。细细想来,不由感慨万千。

1998年,我第一次来到晋江。那时候,我爸妈刚从漳平一家煤矿下岗,身上的钱不多,就和几个员工合租在莲屿街后巷里的民房。民房不大,住着五户人家。由于员工大多数都是来自福建建瓯——我爸妈的老家,正所谓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”,我们邻里感情非常深,吃饭的时候都是十几个人一起吃,上班也是结伴同行。有时候,爸妈要在店里处理事情,我一个人在家怕黑,住在隔壁的姐姐都会陪着我,直到我睡着或者我爸妈回来才离开。那时候,虽说大伙条件都比较艰苦,但大家守望相助,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已经够幸福了。

住在民房里,进出上班都要经过一条长长窄窄的巷道。到了晚上,整条巷子只有几盏白炽灯在亮着。这条巷子像极了父母刚创业的那段时光,“在狭窄的环境里挣扎”,艺术里的指引下前进”。所以,我经常做梦,梦着搬家,梦想着改变。我却没意识到,其实晋江更想改变,而我所期盼的成长和成熟,不过是一直追随着它变化的脚步而已。

2007年左右,老爸抓住了机会,赚了钱并落户到晋江体育馆附近的瑞景香榭花都。小区旁边有一个热闹的小夜市,两边超市、饭馆、商店应有尽有。每周五,我从明江小学寄宿回家的时候,都会特



四季

夏天美在独一份的逸然

戚舟

在盛夏,我常会为一草一木所折服,看看它们正酝酿着怎样的生长,又预计在下个朝暮给人怎样的惊喜。我也为一声鸟鸣,一滴雨落而侧耳,听听它们是从哪个方向来,又能带来怎样的幽意。老实讲,夏天总是火气高涨,可我总为它心潮澎湃——

你听我说,悠悠也幽幽,夏天美在独一份的逸然。

许是太阳拉长了昼的足迹,让人忍不住追随着早起的风,去寻细微里的清幽。因夏天太过炽热,所以“细微里的清幽”才格外美好。譬如莲塘雨落,翠荷滴清响,又如荫蔽一檐,与午风同眠,甚至是清晨不绝于耳的鸟啼,也让人想象一番林深处的惬意。为了避暑热,所以点点滴滴的幽凉尤为刻骨铭心。

少年时代其实有很多不快,唯有记忆深处的夏天让我常觉快意。从清晨开始,少年就如鸟儿一般雀跃,或许是期待着骤雨彩虹,也许是不急不躁的午觉让人心安,或者是漫长的黄昏延长了快乐,也许是徐徐袭来一枚晚睡的月亮。有个词叫“盛夏光年”,长夏如年,确是如此,像时间放慢了脚步,像草木被画笔慢慢勾勒,少年人无端而起的情绪被一点点晕染,所有感官被无限放大,于是故事被夏天一帧帧地记录。那些夏日,每一天都明晃晃的,澄净的、细腻的、浓郁的——不知谁在执笔,夏天的万物被写得如此令人心动。

我爱极王安石的这句“绿阴幽草胜花时”。细想,夏天在四时中不算出众,没有春花、秋叶、冬雪的招牌,可就是这层青黛,甚至是一抹绿荫,便胜花胜雪冠四时。夏天的绿有种极致的美,至乐的欢喜,和无法言喻的心安。像孤迢迢行走世间,忽被夏天披了一层绿,便静了心,稳住了步子,再昂首,没什么可畏,向前去,再不会乱了阵脚。

夏天总有一阵一阵的骤雨,而后是一弯一弯的垂虹。每看到这般景象,我总驻足,细细品味着骤雨彩虹教给我的道理:不惧风浪,便能乘风破浪,更能御风凌云。雨被夏天主宰,人生的风雨也该被我凌御,这就是古人说的“逸兴”。

夏天美在独一份的逸然,并非无事寻幽,而是在清幽中沉下所有躁意,再迈步,火辣辣的太阳挡不住松懒的干劲。



物语

小院闲趣

胡美云

雨后初晴,看到窗外的天空一片柔和清明的样子,我那连续多日被烈日炙烤得奄奄一息的烦躁心情,瞬间变得明朗起来,轻快喜悦起来。兴冲冲下楼,打开了紧闭的院子门。虽然正是盛夏,且是正午,但因为才下过雨,这南方夏日正盛的阳光倒显出些难得的娇羞来,院子里的空气都有了温柔意味。

家里这十来平方米的小院子,因为有一口井,井中有鱼;有一口缸,缸中有荷;有几棵树,树上还有一个新垒的鸟窝;加上还有一盆盆正都郁郁葱葱的小绿植,小院显得格外热闹与生动起来。

没什么事的时候,我最喜欢在小院子里闲闲地消耗着光阴。尤其喜欢那一缸荷,虽然只生了些小小的荷叶,尚未见到半点荷花的影子,但对于自小在水乡长大,见过故乡夏日荷塘盛事的我来说,这小小的几片荷叶,倒也慰藉了许多乡思。

走近水缸,再凑近些看时,几日不见,缸里又多冒出了几片小荷叶,细细的荷叶叶茎上不知什么时候竟爬了几只小小的蜗牛。伸出小小触角的小蜗牛看着无比的灵动,不过是几片小小的荷叶竟也能成了它们的栖息地。阳光照进水缸里,与水融在一起,添了许多柔和,小蜗牛们自由地活动着或者休息,浑然不觉夏日的灼热。世界的热闹,空间的浩大,和它们似乎没有任何关系。

弯腰凝视间,我试图用一只小蜗牛的视角探视荷叶外的世界。斜斜的阳光里,能看见一些尘埃的颗粒闪着光。迎着的光影里,它们的身影可以被放大到许多倍,闪闪的,亮亮的。然后难免心生困惑:它们这是要飘到何处呢?何处是停歇处,何处是安身地?透过尘埃的世界,我仿佛又看见了儿时,在家里旧旧的不甚明亮的堂屋正中间,屋顶那块长方形的玻璃亮瓦。许多次,阳光透过屋顶的亮瓦,那些闪闪发亮的晶莹尘粒,曾带给贫乏的童年里小小的我许多奇妙的幻想,还有关于远方、关于未知世界里的许多期待。

一如此时,楼房林立间,白云悠悠,天空澄澈,浩渺无边。这样的视觉总是能令我衍生出许多如孩子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,那种与自然、与时空亲近的快乐更是无以言说。

只是,稍后倒生起了另外的困惑:这些小小的蜗牛从哪儿来的呢?对于院子里许多莫名其妙生长出的小草、小树,我从从来没有困惑于它们的来处,因为有风,因为有鸟,因为大自然是那么的奇妙而又慷慨。

或许查查书或上网查查资料就能有想要的答案了,但我倒宁愿保留那些猜测。那些随猜测顺应而生的幻想,神奇而美好。

想起很久前与还是小小小孩的小女儿聊起神话与科学时,她用童稚的声音像个小大人般充满无赖地总结着:“妈妈呀,你知道吗,科学其实是很残忍的呢!虽然它说的都是真相。”

是的,科学的残忍在于它扼杀了我们许多美好的想象。就像儿时,关于应夏而生的那些萤火虫,那些美丽可爱带着些神秘的小精灵,它曾带给儿时的我们多少绚丽的幻想啊。

小院里,斜斜的阳光已经由地面移到了水缸边地的墙面上,再被光洁的瓷砖面反射回来,竟然有些晃眼。夏日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,阳光又恢复了热烈,小院里那片刻闲闲的神游倒更显得有趣又珍贵了。